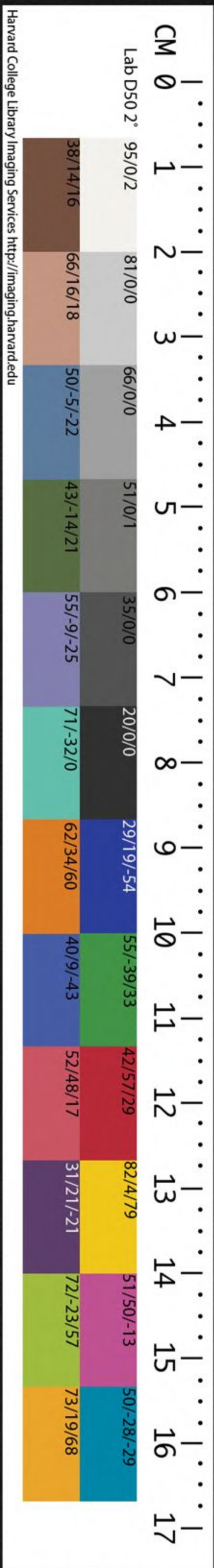


29

T 2662/1133 (2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元紀一

起元統癸酉盡至正丙戌凡十四年

順皇帝一

元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初妥懽帖睦爾之自靜江來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耳旣見並馬徐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具陳迎立之意安權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至數月國事皆決於燕帖木兒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六月己巳遂即位於上都大赦天下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專焉辛未以伯顏爲太師中書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

丞相 秋七月立皇后伯牙吾氏后燕帖木兒之女也 初文宗在上都時將立帝爲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帝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賢使爲書播告中外文宗與寧宗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學士虞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璩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旣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追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乙卯詔秦王伯顏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汴梁雨血著衣皆赤 三  
榮王撒敦統百官總庶政 乙亥爲皇太后置徽政  
院設官屬二百六十有六員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汴梁雨血著衣皆赤 三  
月巳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饒學錢糧儒人  
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學行之人充之  
益都真定盜起中書省臣請選官往督捕之仍募有  
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與一官從之 彰德路  
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  
必變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贈故中書平章  
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制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

及有大功勲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寢冗濫失  
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求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  
高麗不受禮遺爲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謚 巳  
酉太白晝見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  
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於離宮之南 冬十月辛  
酉以侍御史許有壬爲參知政事 是時議三朝皇  
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逮魯曾曰先朝旣  
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  
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  
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

元龜通鑑 卷六十一  
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  
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  
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  
可魯曾曰堯母帝譽庶妃堯未嘗以配譽不法堯舜  
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  
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至元元年春二月乙卯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  
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王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  
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  
地倘有衝縻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 庚子御史

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  
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時撒敦已死  
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  
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隣答里潛蓄  
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隣答里不至  
鄰王撒秃發其謀六月庚辰晦唐其勢伏兵東郊率  
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  
及其弟塔刺海誅之其餘黨奔答里答里卽應之殺  
使者以禡旗帝遣阿弼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和尚  
等逆戰敗走晃火帖木兒所阿魯渾察執送上都戮

之晃火帖本兒自殺 秋七月辛巳朔以馬札兒台  
阿察赤並爲御史大夫 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板折  
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  
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  
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壬午  
伯顏弑之於開平民舍 壬寅專命伯顏爲右丞相  
罷左丞相不置 庚子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  
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例裁減冗濫  
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初撒里帖木兒  
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宴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

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可給宿衛  
士衣糧動當國以發其議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  
是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列其罪狀劾之不報而思  
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  
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諷臺臣言徹里帖木兒  
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不畏太師  
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  
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墜伯顏曰舉子多以賊  
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筭豈盡出於舉  
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

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  
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  
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  
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  
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  
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  
乎否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  
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士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  
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壬曰參政可謂過  
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移疾不出 辛丑詔改

元其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  
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爲至元元  
年大赦天下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  
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  
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丙辰制省諸王公主駙  
馬飲饌之費 戊午日赤如赭 初唐其勢旣誅帝  
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公爲心親摯  
大寶昇予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議加典  
禮乙丑尊以爲贊天開聖懿淑宣昭貞文慈佑儲善  
衍慶福元太皇太后許有三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

元資通鑑 卷六十一  
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秦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之衆懼秦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其受誅戮必不以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以旌其直不華字謙伯牙吾氏父爲台州錄事因家於台家貧好讀書年十八廷試賜進士及第累至是官 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爲已女冒請珠袍等物至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壬寅流於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至元二年春正月丁酉追尊生母邁來的爲貞裕徽聖皇后庚寅以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華爲中書平章政事撒迪爲御史大夫 辛卯禮部侍郎忽里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已亥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定住平章政事孛羅阿吉刺聚議於內廷平章政事塔失海 牙右丞鞏上班叅知政事納麟許有壬等聚議於中書 是歲黃州蝗江浙自春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



元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民饑甚總管王大用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爲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崑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札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爲亂 戊午帝畋於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嘉納之賜以金幣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陳州人捧胡名閏兒以燒香惑衆反於信陽州破歸德

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獲其旗幟宜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宜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捧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自稱南朝趙王尋討平之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甲申復詔定其制 辛卯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時江浙等處饑

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開所在山場  
河北之禁聽民樵採三月戊午立皇后弘吉刺氏  
后名伯顏忽都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孛  
羅帖木兒之女也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  
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  
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凡  
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河南武陟縣禾  
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  
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初金華處士文懿  
公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

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  
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  
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  
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  
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  
俗憲府臺司舉辟皆不就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  
遠百里而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  
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  
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  
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

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  
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是月卒先是何  
基王柏金履祥沒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  
同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  
時云 十一月以馬札兒台爲太保分樞密院鎮北  
邊馬札兒台伯顏弟時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秦王  
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  
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 六  
月庚午廣東廉訪司僉事恩莫綽言處決重囚宜命

五府官斟酌地里遠近預選官分行各道比到秋分  
時畢事從之 是月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衆圍  
州城守將搠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發  
四省兵討之不克旣而州人陳君用襲殺之龍巖尉  
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就除佐  
才龍巖縣尹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世祖  
旣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  
年二入貢至是來貢十二月戊戌立邦牙等處宣慰  
使都元帥府并總管府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與僧人名爵 庚戌汀

州長汀縣平地水深三丈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甲午命伯顏爲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 巳亥熒惑犯壘壁陣 戊辰開封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旣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暘獨免暘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

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

至元六年春二月巳丑太陽犯昴 初大丞相伯顏率循舊章停土木營造頗多善政兄弟賜答刺罕之號及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今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

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不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構陷郟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

花威順王寬徹普不俟命卽遣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等謀欲俟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墻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

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巳亥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反齎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旣而帝

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思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以太保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太尉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塔馬赤爲太保御史大夫脫脫爲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壬寅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三月甲寅以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丁丑以治書侍御史達識帖睦兒爲奎章閣大學士翰林直學士揭傒斯爲供奉學士六月丙申詔曰昔武宗升遐

元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太后惑於憊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  
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  
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  
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  
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  
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  
又私圖傳子降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  
遂俾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  
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  
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姦屏黜永惟鞠育罔

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帖睦  
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  
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  
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  
宗旣徹廟主嬪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  
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  
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  
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倘生  
他變關係匪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願陛下

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 戊寅命翰林承旨腆哈奎章閣學士巖巖等刪修大元通制爲至元條格 壬寅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右丞相宗正札魯忽赤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 初處士吳萊不仕居深虞山中窮經史以著述爲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黃潛柳貫咸稱重之萊年四十四而卒門

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 時科舉旣輟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十二月詔復行之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巖巖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子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戊子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餘悉罷之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命太師馬札兒台脫脫札魯忽赤帖木兒不花並錄軍國重事脫脫幼岐嶷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



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  
敗而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  
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馬  
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奎章  
閣學士巉巉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巉巉  
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  
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  
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其身辱國破  
皆由不能為君也能為君則他非所尚也 夏四月  
車駕如上都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

徂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  
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  
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  
所以備燕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  
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  
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  
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  
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革重惜  
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趙亢旱海潮  
為災天文示警地道失寧京畿蝗飛蔽天正當聖主

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壬寅許有壬進講仁明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戊午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戌雲南車里寒賽刀等反詔雲南平章政事脫脫討平之時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至正二年春正月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

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污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丙戌河成深五丈廣一十五丈役夫一十萬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巳遣湖廣平章鞏卜班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溪峒堡寨二百餘處 辛未車駕至自上都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至正三年春二月遼陽爲捕海東青煩擾丁未吾者  
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三月壬申監察御史成遵言  
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從之 戊寅詔作  
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  
官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行臺御史仍以歲八月  
終出巡四月中還司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  
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官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  
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月命脫脫  
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

斯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  
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  
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脩端之說著  
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  
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  
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  
宋各爲史間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  
屬筆焉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子湖  
廣平章鞏卜班擒道州賊唐大二蔣壬五至京誅之  
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陷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戊將祀南郊告祭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 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曾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巴西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太祖皇帝配 翰林侍講學士文安公揭傒斯卒傒斯字曼碩豫章豐城人少貧讀書刻苦大德間客遊湘漢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廣憲使咸器重之延祐初鉅夫與摯列薦於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

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在帝卽位之初拜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陞侍講學士是年春致仕南還進至潮南復留京撰明宗神御殿碑文賞賚甚厚復求去不許命脫脫及執政諭留之傒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世務之後可也一日議事請兼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遼金三史留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十一月卒賜詔萬緡給驛舟護喪江南追封豫章郡

元海通鑑 卷之二十一  
公 初處士杜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卽歸隱  
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年脫脫薦之  
與脫因伯顏張瑾同徵召本爲翰林侍制兼國史院  
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

至正四年春三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  
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  
不備者降一等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  
息賦役均及常平得法也 河又決汴梁 是月命  
脫脫兼領宣政院事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  
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復置地獄耶 五月甲辰脫脫固辭相位章凡十七  
上帝始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以爲右  
丞相封脫脫爲鄭王食邑安豐阿魯圖旣爲相議除  
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  
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  
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何用強壯爲其爲治知  
體大都類此 鹽徒郭火你赤作亂上太行由陵川  
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 九月丁亥  
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塔識  
右丞達識帖睦爾知經筵事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一  
人入粟補官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  
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  
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  
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  
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  
者遵曰貪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  
寧失罪人不可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至正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臺官陳思謙建言所  
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  
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是月以思謙叅議中書省

事 初翰林學士承旨巉巉知經筵日嘗謂人曰天  
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  
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  
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  
默巉巉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  
心修身之要得之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  
凝遠制行峻潔望之知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  
髯論辯法家拂士弗能過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  
側身修行庶天意可回久之出爲江浙平章政事帝  
欲置之中書召還至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斂帝



元史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祖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  
騎賊不過四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恐運道  
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 六月己酉汀州  
連城縣民羅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  
丞忽都不花等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德用殺天麟  
積萬來降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  
叅政朶耳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  
書耶朶耳直班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  
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他省臣無與焉帝悅秋  
七月丙申以朶耳直班爲右丞答兒麻爲參知政事

時湖廣徭寇亂而靖州徭賊吳天保尤熾寇陷黔  
陽武岡淑浦諸郡縣湖廣右丞沙班率師討之尋敗  
沒天保遂有衆六萬餘未幾廣西峒徭亦乘隙入寇河  
央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  
陰不聽 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  
阿魯圖曰吾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  
怯不花屢以爲言終不從乃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卽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  
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爲  
難得耶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



元史卷六十一  
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  
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也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元紀十

起至正丁亥盡至正癸巳凡七年

順皇帝二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以左丞

相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尋罷以蓋苗為叅知政事

時大臣以南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

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

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

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

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  
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察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  
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  
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  
解比至復除其肅行省左丞 夏四月庚辰復以別  
兒怯不花爲丞相以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爲左丞  
相翰林學士承旨定住爲右丞帝嘗問帖木兒塔識  
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曰恨不得  
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  
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

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六月別兒怯不花以宿  
憾潛太師馬札兒台詔徙西寧州其子脫脫力請與  
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  
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柰何迫  
之於險遂詔還其肅 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完者圖  
執禮哈琅爲翰林待制張樞董立爲修撰李孝光爲  
著作郎樞不至中書左丞太平舉之故也或疑其太  
優左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  
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李光孝溫  
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爲文一取法古人不拘於世

尚措辭必先秦兩漢語 初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臣遠邪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子史百家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

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最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焉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其父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往就學焉於是大肆力於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於世 十一月甲辰沿江盜起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

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  
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之有不聽 先是左丞相  
朶兒只請於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昧於國  
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二月  
庚午遂拜太平爲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  
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  
右司都事歸暘曰旣設郡縣有事不救則辜來附之  
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  
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  
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

矣卒從暘言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  
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  
魏中立薦韓鏞爲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鏞至凡境  
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選民俊秀入學  
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  
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以韓  
嘉訥爲平章政事 初伯顏權重嫉亦憐真班論事  
不阿出爲南臺御史旣而殺其子答是麻而謫之於  
海南伯顏死乃召還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  
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馬札兒台暨子脫脫在外

時相欲傾之亦憐真班論奏救解不已故出爲江浙  
平章政事

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  
事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以學士承  
旨張起岩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爲總裁官左  
丞相太平左丞呂思誠共領其事 是月命湖廣

行省右丞禿赤湖南宣慰都元帥完者帖木兒討莫  
磐洞諸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酋楊鹿  
五赴京師 二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以賈魯爲太  
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

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金舉挽  
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  
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奎  
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  
孫也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殫微心解  
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曆乾淳風烈  
父沒黃岡尉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交善文清而淳  
其教授諸生得字木魯狎歐陽玄法以翰林編修致  
仕集母楊氏亦通經學故集與弟槃之學皆得之家  
庭又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江西左丞董士選延集家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二 五  
塾大德初薦爲京學教授歷事成宗武宗以至文宗  
皆處國學翰林集賢奎章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  
常欲求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其議學校  
曰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  
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明經行  
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  
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  
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  
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行主意若主意先  
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修經世大典則

曰累朝故事有未備非閱祖宗實錄不能成書而翰  
林臣言於帝曰祖宗實錄不可傳於外竟不得見其  
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  
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揚也而海潮日  
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  
欲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以萬夫  
耕命爲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  
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  
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以爲多事竟寢已未集以疾  
卒集平生詩文萬篇彙存者十二三素孝友弟繁早

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莞庫輸京師所虧甚多集代爲償之早歲與弟槃構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菴故稱集爲邵菴先生弟槃字仲常以進士授永豐丞遷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廉能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叅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

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深仇伯顏賊殺親王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於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闔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御史李泌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爲妃亦不聽 以太不花忽都不花朶爲平章政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

罷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以是薄之 杭  
州人楊載字伸弘以大臣薦爲翰林編修遷寧國府  
推官至是卒載之文章一以氣爲主自成一家言而  
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裁於楚漢而音節  
以唐人爲宗范楊虞揭俱爲一代文章巨擘而載之  
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楊虞揭之先者也

至正九年春正月乙巳廣西徭賊陷道州萬戶鄭均  
擊走之 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  
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  
和尚云 初馬札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坐左右

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然不知太  
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  
是時叅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乙卯  
朶兒只依前爲國王左丞相太平爲翰林承旨太平  
旣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何害於汝  
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太平故吏田復勸之  
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焉  
遂還奉元 秋八月壬辰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  
漢人文字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  
學冬十月丁酉又命太子自是日爲始入端本堂肄



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  
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寮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  
有關治體者集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  
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太寶錄  
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太寶龜鑑以進復  
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  
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太  
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  
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卽  
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初監

察御史幹勒海壽劾哈麻及其弟雪雪出入脫忽思  
皇后宮闈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不省章三上僅  
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乃出海壽爲陝西副使嘉  
訥罷爲宜政院使尋出爲浙省平章政事至是脫忽  
思皇后以其言侵已泣訴於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  
歸田里禁錮之并誣嘉訥賊罪杖流於奴兒干以死  
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右丞搠思監爲平章政  
事玉樞虎兒吐華爲右丞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  
之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  
支名目於總庫轉支至是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

元通寶通金 卷三十一  
臺省兩院共議之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

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廊廟中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遂定更鈔之議已巳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京師麗正門樓上忽

元集通鑑 卷之十二  
有人妄言災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終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庚申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  
以兵討方國珍 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  
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  
道後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  
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  
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  
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  
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  
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  
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  
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  
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十七萬自  
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  
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  
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  
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史臣曰議者  
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  
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敗其  
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  
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先  
是地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  
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  
會燒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平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  
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穎州妖  
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中韓咬兒

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殺白  
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  
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  
福通攻破潁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  
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  
方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省左丞  
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  
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  
被執反爲飾詞上聞朝廷弗之知秋七月復遣大司  
農達識帖木迺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

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  
識帖木邇適夜過秦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  
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秦不華至海  
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開河功成乃議塞決河 丙辰廣西大水 太陰犯  
右執法 八月丁丑朔中興地震 乙酉太陰犯天  
江車駕至自上都 蕭縣李二號芝麻李與其黨亦  
以燒香聚衆而反攻陷徐州蘄州羅田縣人徐壽輝  
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惑衆舉兵爲亂以紅巾  
爲號陷蘄水縣及黃州 時劉福通兵勢日盛九月

壬子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  
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  
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是月徐壽輝據蘄水爲都  
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  
甲戌江西妖人鄧南二作亂攻瑞州總管禹蘇福擒  
斬之 以朶耳直班爲中書平章政事治書侍御史  
烏古孫良楨爲叅知政事朶耳直班首言治國之道  
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植仗節死義宜旌之以勸  
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  
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

元身治通鑑 卷之六十二  
脫意時脫脫倚任汝中柏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朶耳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爲西臺御史大夫 辛卯壬辰太白經天 丁酉太白晝見 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戊申竹山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又陷荆門州 壬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煩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

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已未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尚棄城走 徐壽輝旣破武昌遂南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九江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筭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

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乙酉進兵薄城分省平  
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  
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巷  
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剽之  
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間之哭聲震天具  
官服塋之黼死遂陷南康時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  
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是月定遠郭子興  
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  
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  
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恟恟不

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甲子徐壽輝僞將項  
普略陷饒州又陷徽州信州以亦隣真班爲江西左  
丞領兵捕討之初賊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  
大本皆脇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丁卯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各一十萬匹於迤北萬戶  
千戶所易馬 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  
至是日詔南人有才學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  
御史臺並用之 泰不華至正元年自中臺御史除  
紹興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  
後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

宋遼金三史書成拜秘書監卿遷禮部尚書繼爲翰林侍讀學士及後以國珍爲亂海隅以秦不花爲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是月國珍懷疑復入海叛秦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黃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駿諸山秦不華語衆曰吾以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令守海隅賊纔就招復爲亂軍輩助我擊之克則衆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時國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秦不華率衆乘潮

而前將與國珍遇呼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槊以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舟秦不華瞑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有九詔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隴西地震九百餘日不止城郭頽圯陵谷變遷安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安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閏三月丁酉



湖廣叅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同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未幾再陷 庚子以樞密副使悟良哈台爲叅知政事命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與叅政朶解討江西賊江西右丞元魯失江浙右丞老老與星吉不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同討饒信等處賊 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還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耳直

班爲湖廣平章出文等爲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耳直班旣受命關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柏等言於脫脫曰不殺朶耳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特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耳直班素感風疾竟卒於黃州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丙辰宜黃賊塗祐與邵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次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討之千戶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

辛酉以翰林學士承旨渾都海牙爲中書平章政事  
四川行省平章咬住進攻峽州大破賊兵誅賊將  
李大素等遂平之又復中興路 庚辰安置瀛國公  
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從監察御史徹徹帖  
木兒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  
故也 六月丙午中書省臣言大名路三州十一縣  
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賑之 先是徐壽  
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秋七月庚辰遂犯昱  
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江浙省參政樊執敬遽  
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

濟寧路總管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  
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  
欲不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  
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  
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於賊而及今不取誰任其  
咎復拔劔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  
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進諸軍相繼夾擊  
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  
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賊將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蘄  
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  
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妖書而斬  
之徽州遂平 初右丞相脫脫自乞率師往徐州伐  
李二詔許之命知樞密院事咬咬平章政事搠思監  
也可札魯忽赤福壽並從其軍兵部尚書密邇麻和  
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  
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  
報遂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  
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辛卯至

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脫脫不  
爲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  
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普化即  
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趨還朝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  
世家武威父官廬州遂爲廬人闕少喪父授徒以養  
毋元統初登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  
皆憚之爲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後召入翰  
林爲脩撰修宋遼金三史歷監察御史出爲湖廣省  
郎中莫徑反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直言曰右丞當  
往沙班曰郎中言固是如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

元資通鑑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此不難闕下令趨芻糧三日而集沙班遂行後闕入朝三遷出僉浙東憲司事丁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至是乃起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而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凜凜不敢犯時群盜環

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甲寅加淮南行樞密院事阿乞刺爲太尉 十一月癸未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總兵討方國珍 初星吉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比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姑山

星吉自據蕃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之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糊思言之子也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日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十二月破賊事聞遂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 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於是所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時徐州旣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遂命賈魯進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州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及屈巳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旣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囚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及脫脫

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見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爲  
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  
召用至是遂拜爲平章政事悟良哈台爲右丞烏古  
孫良禎爲左丞 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  
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  
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辛未以右丞悟良哈台  
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印西自西  
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  
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  
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

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  
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  
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領  
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五  
月辛未江西左丞亦憐真班江浙左丞老老引兵取  
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徽州由浮梁同復  
饒州蘄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乙亥太陰犯歲星  
秦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  
秦州淮南行省遣高郵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  
曾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

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郵出齊守壁社湖會數  
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乙未士誠  
遂據高郵稱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  
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  
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  
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  
使曳倒搥碎其膝而殺之時論謂大科三魁若李黼  
秦不化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六月丁酉立皇子愛  
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立詹事院  
命脫脫兼詹事 詔淮南省平章政事福壽討張士

誠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  
納失里復招諭方國珍旣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  
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冬十月庚戌遂以  
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珍等疑懼  
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  
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 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  
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  
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  
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  
帥府兵以復仇勿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

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徒  
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磔之事聞贈濬行  
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陰  
進西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法號演撲兒法演撲兒  
者猶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  
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為大元國師各取良  
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  
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  
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  
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

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  
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萱即兀該猶華言  
事事無碍也君臣淫虐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  
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嫉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  
能也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  
奴妙樂奴文殊奴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  
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  
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  
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  
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官  
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  
預明年又於內苑自製龍船其樣首尾長一百二十  
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五殿樓子龍  
身并殿宇用五采金裝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  
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傍下各執  
一篙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船行則  
龍首尾爪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爲  
木櫃陰藏諸壺運水上下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  
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而上左右列金甲二神一  
懸鼓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郭子興患  
趙均用之專乃令所部萬人據滁州稱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終

...

尺廣

...

...

